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 (一) 研究動機

##### 1. 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2002 年中國大陸每人年均所得超過 1,000 美元後，隨之而來的卻非繁榮昌盛的前景，而是社會面貌的轉變。由於過去捨難取易的發展策略，中國大陸已出現四項制約未來發展速度的變數：其一為中共長期忽視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將延緩未來中國大陸的發展；其次，在缺乏制度規範與法治概念的政治環境中，蓬勃發展的經濟現代化反為中共官員營造貪腐的環境；再者，中共中央掌握國家歲收來源、提供重要公共財、彙整相關資訊與執行法令規章等相關能力逐漸衰弱，導致中共行政體系中權責不分與效率低落的景象；最後，日漸嚴峻的三差問題，統治階級與人民大眾的關係日漸緊張、道德價值的淪喪、日漸增多的弱勢團體將進一步惡化既存的社會結構問題。<sup>1</sup>

因此隨著高度經濟成長而來的並非繁榮昌盛的前景，而是包括貧富懸殊、城鄉差距、社會不公、兩極分化、階級對立與利益衝突在內的拉美化特徵，換言之自 2002 年開始，中國大陸已經邁向發展的十字路口，即未來是走向東亞四小龍的道路逐漸邁向已開發國家之林，或是步上拉美國家的後塵，吞食過去「捨易取難」發展策略與長期拒絕政治改革的苦果。

同時第四代領導人雖於 2002 年 9 月隨著胡錦濤接掌黨委書記與國家主席而正式上任，但與過去不同的是第四代領導人已褪去開國元勳的光環，需重新尋求新的執政正當性以鞏固共產黨統治能力；且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政左經右的發展策略，已使把持國家機器的中共對經濟發展與社會生活的影響力日漸低落，進而衍生如國內學者高輝所言之「形左實右」矛盾，即中共在理論上雖為無產階級代表，但實際上卻為資產階級代表的意識型態窘境，已動搖了中共在統治上的意識型態

<sup>1</sup>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Massachuset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1~16.

基礎。<sup>2</sup>

但面對諸多來自社會與經濟轉型的壓力，中共始終不願正對問題根源，反以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式緩解推行政治改革的壓力，<sup>3</sup>在此背景下經濟發展已為當前中共維護執政權力的首要考量。而無論是日前中共官方公佈的文件或學界研究均顯示，若欲維持中國大陸的高度經濟成長率，確保能源穩定輸入為首要考量，但由於國際油價高居不下與中國大陸石油進口量比率過高，使得能源議題被列為中共「十一五規劃」的核心，<sup>4</sup>換言之確保石油面向的能源安全，實為目前中共對外政策的核心目標之一，但也是中國大陸在崛起之路上最大的挑戰。<sup>5</sup>

## 2. 國際地位的改變

同時隨著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快速成長，早在 1990 年代便有所謂中國威脅論的聲浪出現，小布希政府在 2000 年競選之時更將中共定位為美國的「潛在性敵人」，而美國對「中」政策始終擺盪在圍堵 (containment) 或交往 (engagement) 之間，後來雖發展出既圍堵又交往 (congagement)，但美國始終未將中共視為對等的伙伴地位，認視其為崛起中的霸權。其後小布希政府推行全球反恐受挫，並因此與歐洲盟邦產生裂痕，<sup>6</sup>美國不得不尋求其他國家對其全球反恐行動的支持，於是在 2004 年秋天一個不同於過去對「中」政策的聲音開始浮現。

名政論家查喀立亞 (Fareed Zakaria) 在 2004 年 10 月 25 日的新聞週刊上首次提到「調適 (accommodation)」的觀念：「如果要繼續繁榮，美國必須要調整

<sup>2</sup> 高輝，**轉型中的中共社會主義** (台北，永業出版社，2002)，頁 128~130。

<sup>3</sup> 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意指推動強化執政能力等相關改革，而政治改革則為涉及根本政治體制結構層面的改革。目前學界普遍認為中共推動的改革為強化執政能力的政治體制改革，而非解決根本矛盾所在的政治改革，且其推動的政治體制改革實屬回應式的改革，不在於主動化解因經濟發展而來的國家社會矛盾，而在於藉由建立有限政府或行政國家的方式強化共黨執政能力，並以此回應社會要求改革的壓力，但隨著時間流逝，中共推動民主化的壓力將越來越大，相關文獻詳見：徐斯儉，「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爭議：一個文獻的回顧」，**中國大陸研究**，第 47 卷第 1 期 (2004 年 1 月)，頁 1~39；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 (台北：五南出版社，1997)，頁 107~115；楊宏山，**當代中國政治關係** (台北：五南出版社，2004)，頁 300~304；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pp. 4~7.

<sup>4</sup> Barry Naughton, "The New Common Economic Program: China's 11th Five Year Plan and What It Mean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16 (2005), available on: <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clm/issues/2898936.html>

<sup>5</sup> C. Fred Bergsten, Bates Gill, Nicholas R. Lardy and Derek Mitchell, *China: the Balance Sheet: What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Now about the Emerging Superpower*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6), pp. 34~35.

<sup>6</sup> Philip H. Gordan and Jermy Shapiro, *Allies at War: American, Europe, and the Crisis over Iraq* (New York: McGraw Hill, 2004), pp. 187~188.

自己以適應在中國領導下亞洲的崛起。」<sup>7</sup>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亦撰文指出：「中國崛起標誌著世界重心由大西洋轉向太平洋。…中國的復興所造成對世界巨大的經濟挑戰是不能忽視的。」<sup>8</sup>季辛吉雖沒有明白點出「協調」，但字裡行間亦認為美國必須重新調整對華政策，並正視中國崛起的事實。其後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與攻勢現實主義大家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亦針對美「中」關係究竟是否將穩定發展展開爭辯，兩者雖各持己見，但同樣認為中共的重要性與國際地位在可見的未來將不斷上昇。<sup>9</sup>

到了2005年9月，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左立克(Robert Zoellick)於全國美中關係委員會的演講中提出希望中國扮演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後，咸論美國對「中」政策已有巨大轉變，希望北京加入現有由美國主導之國際建制，整體而言，左立克的說法意味著華盛頓對北京的複雜心態：即擺盪在「中國威脅」與「中國機會」間的矛盾心態，一方面肯定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成長，但由於身為現存霸權雅不願見到另一個大國的崛起，故同時採取制衡與交往的策略，除強化美國亞太地區駐軍實力外，同時增加與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合作。<sup>10</sup>但可以想見的是美國既以「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期許中共，實意味美國已將中共提升到同等或相近的地位。

### 3. 中共能源外交政策梗概

#### (1) 尋求新的能源進口來源，避免過度依賴中東

就能源進口來源區域而言，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即大量倚賴中東與亞太地區的進口能源，但對中東地區的倚賴程度隨著亞太地區進口比率的下降而激增，如下表1-1所示。

表 1-1 1990 至 2000 年間中國大陸石油進口來源與比重 (單位：%)

| 地區 | 1990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
|    |      |      |      |      |      |      |      |      |      |      |

<sup>7</sup> Fareed Zakaria, "What Bush and Kerry Missed," *Newsweek* (Oct. 25 2004), p. 13.

<sup>8</sup> Henry Kissinger, "America's Assignment: What will we face in the next four years? The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on the Global Challenges Ahead," *Newsweek* (Nov. 8 2004), p. 42.

<sup>9</sup>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John J. Mearsheimer, "Clash of Titans",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05), available on: [http://www.foreignpolicy.com/story/cms.php?story\\_id=2740](http://www.foreignpolicy.com/story/cms.php?story_id=2740)

<sup>10</sup> 王高成，「2005年之美中台關係的檢視與展望」，*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和平與發展的展望* (台北：時英出版社，2006)，頁7~8。

|    |      |      |      |      |      |      |      |      |      |      |
|----|------|------|------|------|------|------|------|------|------|------|
| 中東 | 39.4 | 35.5 | 42.1 | 39.8 | 45.5 | 52.9 | 47.3 | 61.1 | 46.1 | 53.6 |
| 亞太 | 60.6 | 59.2 | 41.7 | 55.4 | 41.4 | 36.4 | 26.5 | 20.0 | 10.4 | 15.1 |
| 非洲 | 0    | 4.4  | 13.6 | 4.0  | 10.8 | 8.5  | 16.6 | 8.0  | 19.7 | 24.1 |
| 其他 | 0    | 0.9  | 2.6  | 0.8  | 2.3  | 2.2  | 9.7  | 10.9 | 15.3 | 7.2  |

資料來源：吳磊，中國石油安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117。

迄今中國大陸仍有約 50%~60% 的石油進口來自中東，且有 90% 的石油以油輪方式進口，而中國大陸官方亦意識到目前過度倚賴中東進口石油的窘境，希望降低對中東國家石油進口的依賴，試圖多樣化能源進口來源，避免過度依賴中東國家，甚至因此遭受美國箝制，<sup>11</sup>例如其近年強化與俄羅斯、東南亞、非洲與南美洲各地區的交往。<sup>12</sup>

## (2) 由於中東儲量最高，仍將維持強化與中東國家關係

目前全球石油產量分佈仍以中東地區為首，截至 2005 年底，全球已探明的原油儲量為 12,007 億桶，其中原油儲量分佈最廣的是中東地區，約佔總儲量的 61.9%，其次為非洲與中亞地區，而全球產油地區也多集中在中東、非洲、中亞與北美地區。

表 1-2 世界已探明儲量、儲產比統計之國家（單位：十億桶）

|          | 地區 | 2005 年 | 佔全球百分比 |
|----------|----|--------|--------|
| 伊朗       | 中東 | 137.5  | 11.5%  |
| 伊拉克      | 中東 | 115.0  | 9.6%   |
| 科威特      | 中東 | 101.5  | 8.5%   |
| 阿曼       | 中東 | 5.6    | 0.5%   |
| 卡達       | 中東 | 15.2   | 1.3%   |
| 沙烏地阿拉伯   | 中東 | 264.2  | 22.0%  |
| 敘利亞      | 中東 | 3.0    | 0.2%   |
|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 中東 | 97.8   | 8.1%   |
| 葉門       | 中東 | 2.9    | 0.2%   |

<sup>11</sup> 相關文獻：唐衛斌，「中國石油安全與能源外交」，*外交學院學報*，第 76 期（2004 年 6 月），頁 74；皮慶，「中國石油安全呼喚能源外交」，*中國高校科技與產業化*，第 3 期（2005 年），頁 80；蔡娟、楊中強，「中國能源外交與地緣政治」，*社會主義研究*，第 168 期（2006 年 8 月），頁 96~97；吳強，「能源外交：21 世紀中國的外交新課題」，*國際政治研究*，第 1 期（2001 年），頁 13~14；秦宣仁，「國際戰略格局的重要籌碼：能源外交與能源戰略」，*國際貿易*，第 1 期（2005 年），頁 34；朱陽兵，「中國能源安全問題的層次分析」，*前沿*，第 10 期（2006 年），頁 236；馮衛紅、王紅，「世界石油安全走勢與我國的能源安全問題」，*理論探索*，第 4 期（2006 年），頁 96；周繼紅，「伊拉克戰爭與中國的能源安全」，*國際關係學報*，第 3 期（2005 年），頁 32。

<sup>12</sup> Charles E. Ziegler, "The Energy Factor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1, No. 1 (Spring 2006), p. 5.

|             |         |      |      |
|-------------|---------|------|------|
| 其他中東地區      | 中東      | 0.1  | -    |
| 委內瑞拉        | 中南美洲    | 79.7 | 6.6% |
| 阿根廷         | 中南美洲    | 2.3  | 0.2% |
| 巴西          | 中南美洲    | 11.8 | 1.0% |
| 哥倫比亞        | 中南美洲    | 1.5  | 0.1% |
| 秘魯          | 中南美洲    | 5.1  | 0.4% |
| 厄瓜多爾        | 中南美洲    | 1.1  | 0.1% |
| 千里達與多貝哥     | 中南美洲    | 0.8  | 0.1% |
| 其他中美洲地區     | 中南美洲    | 1.3  | 0.1% |
| 亞塞拜然        | 歐洲與歐亞大陸 | 7.0  | 0.6% |
| 丹麥          | 歐洲與歐亞大陸 | 1.3  | 0.1% |
| 義大利         | 歐洲與歐亞大陸 | 0.7  | 0.1% |
| 哈薩克         | 歐洲與歐亞大陸 | 39.6 | 3.3% |
| 挪威          | 歐洲與歐亞大陸 | 9.7  | 0.8% |
| 俄羅斯         | 歐洲與歐亞大陸 | 74.4 | 6.2% |
| 羅馬尼亞        | 歐洲與歐亞大陸 | 0.5  | -    |
| 土庫曼         | 歐洲與歐亞大陸 | 0.5  | -    |
| 英國          | 歐洲與歐亞大陸 | 4.0  | 0.3% |
| 烏茲別克        | 歐洲與歐亞大陸 | 0.6  | -    |
| 其他歐洲與歐亞大陸地區 | 歐洲與歐亞大陸 | 2.2  | 0.2% |
| 阿爾及利亞       | 非洲      | 12.2 | 1.0% |
| 安哥拉         | 非洲      | 9.0  | 0.8% |
| 查德          | 非洲      | 0.9  | 0.1% |
| 剛果共和國       | 非洲      | 1.8  | 0.1% |
| 埃及          | 非洲      | 3.7  | 0.3% |
| 赤道幾內亞       | 非洲      | 1.8  | 0.1% |
| 加彭          | 非洲      | 2.2  | 0.2% |
| 利比亞         | 非洲      | 39.1 | 3.3% |
| 奈及利亞        | 非洲      | 35.9 | 3.0% |
| 蘇丹          | 非洲      | 6.4  | 0.5% |
| 突尼西亞        | 非洲      | 0.7  | 0.1% |
| 其他非洲地區      | 非洲      | 0.6  | -    |
| 加拿大         | 北美洲     | 16.5 | 1.4% |
| 墨西哥         | 北美洲     | 13.7 | 1.1% |
| 美國          | 北美洲     | 29.3 | 2.4% |
| 澳洲          | 亞太地區    | 4.0  | 0.3% |
| 汶萊          | 亞太地區    | 1.1  | 0.1% |
| 中國大陸        | 亞太地區    | 16.0 | 1.3% |
| 印度          | 亞太地區    | 5.9  | 0.5% |
| 印尼          | 亞太地區    | 4.3  | 0.4% |
| 馬來西亞        | 亞太地區    | 4.2  | 0.3% |
| 泰國          | 亞太地區    | 0.5  | -    |
| 越南          | 亞太地區    | 3.1  | 0.3% |

|        |      |     |      |
|--------|------|-----|------|
| 其他亞太地區 | 亞太地區 | 1.0 | 0.1% |
|--------|------|-----|------|

資料來源：British Petroleum (BP), "Quantifying Energy: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05) available on:

[http://www.bp.com/liveassets/bp\\_internet/globalbp/globalbp\\_uk\\_english/reports\\_and\\_publications/statistical\\_energy\\_review\\_2006/STAGING/local\\_assets/downloads/spreadsheets/statistical\\_review\\_full\\_report\\_workbook\\_2006.xls](http://www.bp.com/liveassets/bp_internet/globalbp/globalbp_uk_english/reports_and_publications/statistical_energy_review_2006/STAGING/local_assets/downloads/spreadsheets/statistical_review_full_report_workbook_2006.xls)

若以地區劃分，截至 2005 年底，北美原油儲量佔全世界儲量 5.0%，中南美洲佔 8.6%，歐洲與歐亞大陸佔 11.7%，中東儲量為 61.9%，非洲為 9.5%，亞太地區為 3.4%，<sup>13</sup>故無可諱言的是目前中東的石油產量與儲量仍為全球第一，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因此不少中國大陸學者認為中共應強化交往中東地區，以中共與中東國家良好的政治與經濟關係為基礎，並以中國大陸廣大市場為吸力，開啟中東國家與中國大陸的石油合作。<sup>14</sup>

但由於中東政治與文化環境特殊，伊拉克局勢動盪不安，且控制中東石油資源為美國全球戰略組成的重要環節等原因，<sup>15</sup>中國大陸亦體會到其不能過度倚賴中東為其原油進口來源，除欲避免過度依賴中東國家，致使其外交政策的脆弱性提昇外，更欲避免因此遭受美國箝制。

### (3) 推進能源議題的多邊合作與對話

無論中共願不願意，能源因素已成為其對外政策的重要考量，且其對外關係與國際聲望亦多少因此受傷，例如由於日本 99% 的石油與天然氣來自進口，中國大陸亦需要大量石油天然氣，故東海春曉油田均被雙方視為主權自然延伸範圍，亦成為雙方近年爭執的源頭之一，<sup>16</sup>再如中國大陸能源需求的擴大將可能在未來引爆美「中」軍事衝突。<sup>17</sup>

<sup>13</sup> British Petroleum (BP), "Quantifying Energy: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05) available on:

[http://www.bp.com/liveassets/bp\\_internet/globalbp/globalbp\\_uk\\_english/reports\\_and\\_publications/statistical\\_energy\\_review\\_2006/STAGING/local\\_assets/downloads/spreadsheets/statistical\\_review\\_full\\_report\\_workbook\\_2006.xls](http://www.bp.com/liveassets/bp_internet/globalbp/globalbp_uk_english/reports_and_publications/statistical_energy_review_2006/STAGING/local_assets/downloads/spreadsheets/statistical_review_full_report_workbook_2006.xls)

<sup>14</sup> 相關文獻詳見：李偉建，「中東石油與中國能源安全」，*阿拉伯世界*，第 75 期（2000 年 10 月），頁 5~7；拱振喜，「中東石油資源對我國能源安全的影響及對策建議」，*國際技術經濟研究*，第 9 卷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20；皮慶，「中國石油安全呼喚能源外交」，*中國高校科技與產業化*（2005 年第 3 期），頁 80。

<sup>15</sup> 李偉建，「中東石油與中國能源安全」，頁 7~8；拱振喜，「中東石油資源對我國能源安全的影響及對策建議」，頁 20。

<sup>16</sup> Kent E. Calder, "China and Japan's Simmering Rivalry," *Foreign Affairs*, Vol.85, No.2 (March/April 2006), p. 1.

<sup>17</sup> Zha Daojiong, "An Opening for U.S.-China Cooperat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y 2006, p. 44.

而由於中國大陸對能源的龐大需求亦使西方國家視其能源外交為新殖民主義或重商主義，例如日前德國外長便批評中共在非洲大肆開採能源，但又忽視部分非洲國家對人權的迫害，此種不干涉內政僅著重能源取得的態度無異於新殖民主義，因此中共應負起相應的國際責任，穩定非洲國家局勢，保障非洲人權，<sup>18</sup>但中國大陸學者反認為中共能源外交僅止於強調提昇自身國力發展的重商主義，並未企圖使能源生產國政治或經濟依賴中國大陸，<sup>19</sup>但無可否認的是中共對能源的掠奪已成為其對外政策中的負面因素。

但無論是在中國大陸或西方學者眼中，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的能源競爭並不屬於零合遊戲，相反地雙方仍存在許多合作空間，例如能源運用便可為開啟美「中」能源合作的關鍵，美國應協助中國大陸改善能源運用效率，降低中國大陸的能源需求，<sup>20</sup>再如美國早有投資哈薩克的石油管線，且美正在鞏固與中亞國家的關係以對抗恐怖主義，但同時為了經濟成長、社會穩定與成為強權的準備，中共外交政策中產生合作、建設性成分的誘因極強。<sup>21</sup>

弔詭的是隨著中共在國際場域份量的增加，其國內日漸嚴峻的社會問題與經濟轉型的需求並未獲得紓解，維持高度經濟成長率的必要性反而越來越高，故形成如吳心伯所言之「對外強權與對內落後」窘境。<sup>22</sup>

隨著中國大陸社會與政治情勢的變遷，經濟發展對中共政權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單就學理而言，維持國內現存政治體制本為外交政策目的之一，<sup>23</sup>而中共

<sup>18</sup> 中央社報導，德外長：盼中國促進非洲穩定和保障人權，2007/01/22。

<sup>19</sup> Zha, *An Opening for U.S.-China Cooperation*, p. 45.

<sup>20</sup> Zha, *An Opening for U.S.-China Cooperation*, p. 47.

<sup>21</sup> Ziegler, "The Energy Factor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pp. 18~20.

<sup>22</sup> Wu Xinbo, "Four Contradictions Constrain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in Suisheng Zhao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Armonk, N.Y.: M.E. Sharpe, 2004), pp. 58~59.

<sup>23</sup> 無論是在民主國家或威權體制國家，如何維持現行政治體制（或權力）為外交政策決策者的主要考量之一，不同之處在於民主國家尋求的是不同利益團體與黨派間的聯合，相關文獻見：Robert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42, No.3, (Summer, 1988), pp. 433~435; B. Salmore and S. Salmore, "Political Regimes and Foreign Policy," in Maurice A East, Stephen A. Salmore and Charles F. Hermann, eds., *Why Nations Ac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Studie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78), pp. 103~122; Jonathan Wilkenfeld, Rossa G. Hoppole and S. Andriole,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The Interstate Behavior Analysis Model*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80), pp. 45~53。而在在封閉體系國家中，決策者卻往往以動員的方式尋求民眾對其外交政策的支持，但仍透過訴諸民族主義或帝國主義的話題，或以己為受害者以尋求民眾的支持、或向社會證明其具有特殊能力或智慧足以維持國家安全與尊嚴，甚至藉外交政策轉移民眾對國內重大問題的關注等方式藉由外交政策維護其執政權力與現行體制，相關文獻詳

亦不例外，維護中國大陸現存政治體制已為近年中共外交政策的目的之一。<sup>24</sup>

因此當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在面對目前既存的社會矛盾與即將到來的經濟轉型壓力，但又不願推動根本的政治改革化解矛盾根源的情形下，經濟發展已成為中共維持現有政治體制的關鍵手段，而中共外交政策的面貌又將因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產生何種轉變？此為本文研究動機所在。

## （二）研究目的

由中共公佈的諸多官方文件中顯示，中共當局認為經濟發展實應「分兩步走」，第一步為維持中國大陸高度的經濟成長率，並以此為基石推動中國大陸經濟轉型，第二步則在維持高度經濟成長的同時，推動經濟轉型，創造可持續發展的條件。

目前掌握的研究文獻均顯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已為影響中共外交政策的首要變數，故本論文欲檢證的中心命題為中共外交政策將因其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產生何種轉變？中共外交政策是否將如某些西方學者期待般更符合全球規範？抑或因某些戰略物資的不足而露出其猙獰的一面。

中國大陸若欲維持現階段的高度成長率，則確保能源輸入與擴大市場兩者缺一不可，若欲推動經濟轉型創造可持續發展的條件，則在確保能源輸入的同時，需尋求科技革新與市場的擴大，但若同時研究中國大陸在能源、科技與市場三面向的需求對中共外交政策的影響，此研究範圍與議題過於龐大，故本論文的研究僅以能源需求對中共外交政策的影響為主。

本論文將以中共非洲能源政策為案例，研究檢證因經濟發展需求而生的中共外交政策將呈現何種面貌？是否如某些學者期待其將更符合全球規範？抑或因某些戰略物資的不足而露出猙獰的一面。故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實可細分為五項：其一，目前學界咸認為中共為保守的現實主義者，但這樣的世界觀是否同樣反應在因經濟發展需求而生的對外政策上？其二，過去中共當局與中國大陸國際關係

---

見：Bruce Russett, *Controlling the Swords: The Democratic Governance of 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sup>24</sup> Fei-Ling Wang, "Beijing's Incentive Structure: The Pursuit of Preservation, Prosperity, and Power," in Fei-Ling Wang and Yong Deng eds., *China Rising: Power and Motivati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ress, 2005), p. 19.



學者經常提及美「中」關係為重中之重，但近年卻逐漸消音，取而代之的是否為能源外交？易言之，能源外交是否已為其外交政策中的重中之重？其三，中共能源政策是否為重商主義風格，目的在於培植國力的增長而非促進區域經濟繁榮？其四，若中共能源政策為重商主義風格，則其非洲政策是否如外界所言為掠奪式的新殖民主義？其五，當前中共非洲政策兩大重心為能源與外援，兩者究竟孰重孰輕？是否以能源取得為重，外援實為工具性質？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由於本論文的研究動機為中共外交政策的面貌將因經濟發展的需求產生何種轉變，故本研究實屬於外交政策研究的範疇，故以中共外交政策分析的研究文獻為文獻回顧內容。

### (一) 研究途徑的轉變

近年中共外交政策分析的相關研究文獻可謂汗牛充棟，但必須注意到半個世紀以來，西方的中國研究已歷經不同階段的變化，並產生方法論典範的轉移，從早期的極權主義、多元主義到目前主流的新制度主義，<sup>25</sup>而學界對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亦在方法論上產生不同的變化，1960年代的中共外交決策途徑多著重於歷史文化、意識型態、決策者領袖個人、國家利益等研究途徑，而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戰略三角與派系政治研究途徑儼為中共外交政策研究主流，國際體系結構研究途徑也逐漸受到學者重視，而1980年代後，許多學者採用決策系統與國內外多元因素研究途徑研究中共外交政策。<sup>26</sup>

美國學者恩奎（Michael Ng-Quinn）應為最早以外交決策理論檢閱中共外交決策過程者，其認為研究較特殊的封閉系統（closed system）的外交決策過程多半由三種途徑著手：第一種途徑著重該系統的特殊性、不確定性與流動性，同時為了理解既定外交政策的複雜性，研究者必須承認許多抽象變數的作用，俾得以拒絕將諸多複雜且無關的事件置於同面向，此類途徑的缺點在於無法提供系統性的分析架構；第二種研究途徑則強調抽象事物的階層性，不再視中共外交政策必然具有特殊性、不確定性與流動性，藉由重新定義不同面向與規則滿足建立變數與可預測性間明確的因果關係；第三種途徑則試圖藉由無差別地對待所有相關變數結合前述兩類研究途徑，但亦造成研究過於廣泛，且變數的排列缺乏差異與優先順序的窘境<sup>27</sup>。

但近十餘年來中共外交決策的相關文獻已較少關注抽象變數，例如意識型態、文化背景與個人風格對變數對中共外交決策的影響，反而將外交決策分析

<sup>25</sup> 王信賢，「當代西方『中國研究』之新制度典範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43卷第8期，2000年8月，頁26。

<sup>26</sup> 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頁5。

<sup>27</sup> Michael Ng-Quinn, "The Analytic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7 (1983), pp. 203~204.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FPA) 帶入分析中共外交政策，例如中國大陸旅美學者趙全勝以羅森諾 (James Rosenau) 連結政治 (linkage politics) 的概念建構中共外交決策的分析架構、<sup>28</sup>國內學者許志嘉由官僚組織途徑著手撰寫的中共外交決策模式研究等文獻、<sup>29</sup>再如近年國內著名智庫中華歐亞基金會召集學者，以地緣政治 (geopolitics) 的概念描繪、解釋中共外交戰略的圖像與政策考量。<sup>30</sup>

## (二) 個人層次：決策者世界觀與意識型態的轉變

個人層次的分析重點包含決策者的認知、選擇、與行動，<sup>31</sup>換言之，其分析的重點在於決策者的認知如何形成？決策者的個人特質在決策過程中的影響？決策者又為什麼會採取 A 方案而非 B 方案。

### 1. 務實保守現實主義世界觀

無庸置疑的是在毛澤東主政下的中共世界觀應為革命性的世界觀，毛澤東將中共政權定義為革命政權，且必須支持其他國家革命的想法在當時中共最高領導層中佔據主導地位。<sup>32</sup>但歷經改革開放後，特別在冷戰結束後中共已為保守的現實主義信徒，例如中共從未無的干涉他國人權，也從未以人權為藉口作為干涉他國內政的手段，僅在當美國抗議中國大陸的人權現狀時，以此為藉口反擊美國亦未妥善處理其人權問題。<sup>33</sup>更進一步來說，若中共以現實主義為其世界觀，那麼其外交政策將以務實為基礎，也就是說務實主義已取代教條主義成為型塑中共對外政策的原則，也就促使近年中共外交政策顯的靈活多變之故。<sup>34</sup>

### 2. 中國中心論

其次恩奎認為雖然參與決策者的認知為影響決策的重要變數，但若欲由中國大陸新聞媒體的報導檢視參與中共外交決策的行為者認知，則可能因為中國大陸

<sup>28</sup>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微觀、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頁 52。

<sup>29</sup> 請參照：許志嘉，*中共外交決策模式研究：鄧小平時期的檢證分析* (台北：水年出版社，2000)。

<sup>30</sup> 請參照：中華歐亞基金會，*地緣政治與中共外交戰略* (台北：大屯出版社，2006)。

<sup>31</sup> Joshua S. Gold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3), p. 15.

<sup>32</sup> Michael H. Hunt,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29-230.

<sup>33</sup>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ese Realpolitik",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6), pp. 37-38; Robert Ross, "Beijing as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March/April 1997), pp. 33-45.

<sup>34</sup>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頁 116-122。

新聞媒體遭受控制，而產生先因後果的謬誤，因此其認為若欲探討中共外交決策者的認知需由自古以來深具中國中心論（Sino-centrism）的文化背景、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個人風格與共產主義意識型態影響著手，<sup>35</sup>同時其亦不認為中共的國內與官僚政治有能力影響中共外交決策過程。<sup>36</sup>

Gerald Chan 亦曾提出三項可能影響中共外交決策者認知的變數。第一項變數是中共決策者對國際政治環境的認知，包括中共對其自身綜合國力在國際體系權力結構中的定位，以及對國際體系運作模式的認知。<sup>37</sup>就國際體系權力結構的定位而言，原本北京礙於大國沙文主義、支持「第三世界」等原則，「大國」的自我指涉為其外交領域的禁忌，但隨著綜合國力的增長，1990 年代中期後「大國關係」與「大國外交」的概念開始活躍在中共官方與學界中，1997 年「十五大」的「大國關係深刻調整」論斷，更進一步為其內部關於「大國」的自我定位打開討論空間；<sup>38</sup>就國際體系的運作模式來說，中國大陸學者認為權力平衡是國際政治運作的基本目標，無論是兩極或多極體系均為權力均衡運作的結果。<sup>39</sup>

第二項變數為馬克斯主義對決策者的影響，雖然逐漸有學者認為馬克斯主義已經過時，無法再全面性地指導中共政策的制訂，轉而認同鄧小平理論為中共外交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但事實上包含馬克斯、列寧、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在內的馬克斯主義仍在各個面向指導中共政府的外交決策過程。<sup>40</sup>

第三項變數是傳統文化的歷史遺產對政治文化的影響，中國傳統的國際觀為朝貢體系的世界觀，認為中國乃是國際權力的最高中心。但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與對國際現實認知程度的增加，中共需轉而遵循西方世界訂立的規則，但無可否認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仍大幅影響其外交政策的制訂，例如中共官員與學者經常藉由傳統文化的教條維護其國家利益，甚至以之對抗西方國家對其人權記錄、國內事務的批評，並認為傳統原則是崇高、並且足以永久遵循，中共甚至藉由編

<sup>35</sup> Ng-Quinn, "The Analytic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p. 205~211.

<sup>36</sup> Ng-Quinn, "The Analytic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 215.

<sup>37</sup> Gerald Chan,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Zealand: Macmillan, 1999), pp. 30~32.

<sup>38</sup> 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定位與大國外交*（台北：揚智出版社，2003），頁 5。

<sup>39</sup> Chan,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33.

<sup>40</sup> Chan,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47~48, 51.

纂政治文獻的方式，確認傳統原則的重要性。<sup>41</sup>

但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已不見得有能力影響中共決策者的認知，早年中國大陸便存在所謂正式與非正式的意識型態，前者意指馬克斯、列寧、毛澤東以降的共產主義意識型態，後者則為包括中國中心論在內的民族主義情感與國家認同。<sup>42</sup>而自 1980 年代推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中共經右政左的政策路線已削弱其奠基於共產主義之上的正當性，不但使中共政權逐漸成為「退化的極權主義」，<sup>43</sup>更使共產主義的影響力快速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不再強調個人對共產主義的認同，或區分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的差異，反而強化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工具性（instrumentality）、國家至高性（statism）以及回應性（reactiveness）實用型民族主義（practical nationalism），<sup>44</sup>且在國際環境中共產主義早已失信於全世界，故中共目前實乃倚賴民族主義以維繫其執政地位，<sup>45</sup>換言之，正如國內學者高輝、徐斯儉等人的研究顯示，共產主義對中共黨政高層的影響力已逐漸式微，民族主義已逐漸取而代之成為影響中共外交決策的變數。

### （三）權力結構的改變與官僚組織的專業化

#### 1. 自垂直權威主義至水平權威主義

美國著名中國研究學者鮑大可（A. Doak Barnett）藉由訪問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撰寫之《中共外交決策：結構與過程》（*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sup>41</sup> Chan,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56~58.

<sup>42</sup> Steve I. Levine, "Perception and Ideolog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s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p. 30~46.

<sup>43</sup> 退化的極權主義（degenerative totalitarianism）一詞由國內數位年輕學者提出，他們認為十六大後的中國大陸已處於矛盾的轉型時代，其客觀的經濟與社會結構以使中國脫離極權社會和計畫經濟體，呈現社會經濟主體與利益的多元化面貌。而作為一個政體，中共雖仍堅守極權政體的本質，但已邁入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兩者的過渡階段，渠等將之稱為退化的極權主義，而此主要呈現幾個特徵：第一，官方意識型態仍被奉為指導原則，但已不能再激發人民的理想和熱情；第二，在一黨專政的原則下雖仍禁止任何型式的政治多元主義，但已逐漸出現有限度的經濟、社會和制度的多元主義；第三，組織動員已成為儀式；第四，派系協商逐漸成為常態，統治菁英的甄補不限於專業黨人，「專」壓過「紅」，詳見：林佳龍、徐斯儉，「導論：退化的極權主義與中國未來發展」，林佳龍等，*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台北：台灣智庫，2002），頁 13~22。

<sup>44</sup> 就工具性而言，民族主義將填補逐漸式微的共產主義，並可作為消弭政治歧見的工具；就國家至高性而言，則以國家為中心，要求人民犧牲個人利益以維護國家利益；而回應性則是當中國大陸面臨外來敵意挑戰時，中共便會強化黨國合一的認同以回應外來威脅，詳見：Suisheng Zhao,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5, No.1 (2000), pp. 15~33.

<sup>45</sup> Judith F. Kornberg and John R. Fau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Policies, Processes, Prospects* (Vancouver: Lynne Rienner, 2005), p. 19.

in China: Structure and Process) 一書，不但成功地描繪官僚途徑在中共外交政策的過程，也拼湊出中共政治局、黨的書記處、國務院、外交部、經濟、軍事與文化機構對中共外交決策過程的影響。<sup>46</sup>鮑大可的研究雖同樣支持恩奎的推論，但不同的是鮑氏認為當時中共的外交決策過程已逐漸蛻去最高領導人一人決策色彩，轉為集體領導的外交決策。<sup>47</sup>

雖然 1978 年後中共推行了政治與經濟改革，但中共政治制度和決策過程的本質仍為權威主義，這點在外交政策的制訂上更引人注目，其決策過程仍是高度集中、個人化和非制度化的，外交政策通常受到領導人個人意見的左右，且政策面貌往往反應這些意見。<sup>48</sup>但歷經改革開放十餘年後，中共的外交決策組織已經由「垂直的權威主義」轉為「水平的權威主義」，前者特徵為最高領導人的個人獨裁，與單一旦垂直的指揮系統所制訂出的外交政策，政治機構和政府官僚僅能以被動的方式參與決策過程，國際社會只能在該國的外交政策上聽到一種聲音；後者本質仍是權威主義和高度集中化的決策過程，但在這過程中，一些最高權力中心代表並協調各種利益和觀點，存在多種指揮渠道，且參與外交決策過程的行為者增加，在決策過程中亦開始出現相互衝突的聲音，換言之最高領導人乾綱獨斷的時代已成為過去，兩者相較之下，水平的權威主義似乎較垂直的權威主義制度化，亦可能造就更多元化的決策制度。<sup>49</sup>

舉例來說，鄧小平時期的中共外交決策過程便可分為三種模式：其一為具有濃厚人治色彩，由最高領導人提出政策議題並逕行決策，不經由正式黨政決策組織體系運作、而經由各種管道取得相關資訊的情形下，依自己判斷而進行的決策，或由最高領導人提出政策概念、原則交給次級領導層討論，形成具體的基本政策後，再送交最高領導人決定；<sup>50</sup>或在重大的政策領域中，由高層領導對外交政策做出具體決議後，在成交最高領導核可以完成決策，政策的提出由最高領導人或高層領導發起，高層領導運用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管道取得相關資訊後，經過

<sup>46</sup> 請參閱 A. Doak Barnett,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Structure and Process*, (USA: West Views, 1985).

<sup>47</sup> Barnett,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p. 16.

<sup>48</sup>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頁 132。

<sup>49</sup> Quansheng Zhao, "Domestic Factor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rom Vertical to Horizontal Authoritarianism,"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19 (January 1992), pp. 159-176.

<sup>50</sup> 許志嘉，*中共外交決策模式研究*，頁 214~220。

討論協商提出基本方案原則，送交最高領導核可後完成決策流程；<sup>51</sup>最後一類則是透過官僚組織系統逐級向上呈遞政策方案，依議題的重要性逐級決定政策，一般而言政策議案的提出有些是由上級組織交辦的政策方案，有些是負責執行外交政策的機構面臨的實際問題，經過黨政軍系統，依循外交政策相關組織結構逐級向上呈遞而成，而政策的選擇機構則視議題的重要性而定。<sup>52</sup>

換言之，雖然中共外交決策迄今仍屬於高度集中的決策領域，但在鄧小平時期已經不再是最高領導人乾綱獨斷的情況，最高領導人掌握的是議題設定與最終拍版定案的權力，但在政策討論的過程中，最高領導人僅得以設定討論方向與政策原則，但較細部的政策內涵則交由下屬討論。而到了江澤民主政之時，某些重大政策或涉及敏感議題領域例如外交、軍事與組織工作等領域的決策權力仍牢牢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但包括任職於外交部與對外經貿部的政治菁英卻具有更大的迴旋空間。<sup>53</sup>

## 2. 官僚組織的專業化與細緻化：循環再生的過程

此外隨著經濟發展以及逐漸與國際社會接軌等原因，中共對外與國家安全政策將產生「四化」，專業化（professionalizing）便為其中之一，前中共外交官陸寧（Lu Ning，音譯）指出，改革開放後參與北京對外與安全決策的各層人員，包括政治局委員、執行的官僚系統、外圍的智庫、智囊等人員的知識水準與專業程度已顯著提高。<sup>54</sup>

就中共政治局的專業性而言，中共十二大到十六大的政治局委員所具備的專業背景與教育程度正不斷提升，特別是具備經濟與專業工作背景的技術、專業官僚，或具備自然科學與經濟學科背景的政治局委員比例亦不斷上昇。<sup>55</sup>而幕僚機構的轉變更為明顯，雖然當二次大戰中期周恩來籌組外交部之時，中共外交部成

<sup>51</sup> 許志嘉，*中共外交決策模式研究*，頁 214~226。

<sup>52</sup> 許志嘉，*中共外交決策模式研究*，頁 226~234。

<sup>53</sup> David Lampton, "China'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making Process: Is It Changing and Does It Matter?" 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

<sup>54</sup> Lu Ning, "The Central Leadership, Supraministry Coordinating Bodies, State Council Ministries and Party Departments," in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 pp. 39~52.

<sup>55</sup> 趙建民、張鈞智，「菁英循環或再生？十二大以來中共技術官僚的發展趨勢」，*中國大陸研究*，第四十六卷第二期（2006年六月），頁 78~87。

員便已具有相當教育水準，但近年隨著海歸派人數的增加，中共外交部的素質與外語能力亦隨之大幅提昇，中共外交系統的組織結構亦更為細緻，例如武器控管部門的成力，但組織結構更細緻將導致專業知識的需求再提升，換言之，參與中共外交決策幕僚的專業化程度正在不斷提升。<sup>56</sup>

再者，如同藍普頓所言的放權化（decentralization）為中共對外決策因國家內部層次需求而生的轉變之一，隨著對外聯繫程度的增加，北京對外與安全決策過程的權力逐漸下放，這不但包括從高層領導放權至官僚體系，也包含從中央到地方的放權，此趨勢在經濟事務上特別明顯。<sup>57</sup>

綜言之，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與現代化的進程，中共提升其官僚素質的必要性也隨之增加，特別是涉外事務與經濟發展等相關官僚的素質與能力亦需大幅提昇。

#### （四）國內環境為驅動中共外交決策的動力

##### 1. 經濟發展與現代化：穩定勝過一切

國家內部層次著重在分析足以從國家內部影響外交決策的個人集合體或變數例如利益團體、社會期望或民族主義。<sup>58</sup> Evan Mediros 與 Taylor Fravel 在 2003 年的外交事務季刊中，曾提及北京對外與對台政策有隨著改革開放與經濟的成長而顯得更世故（sophisticated）的趨勢。<sup>59</sup> 綜言之，因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成長與意識型態的衰弱，中共對外決策至少發生五項改變：

第一，對外自信心隨著經濟發展成果有所提昇：由於意識型態的作祟，早年中共認為中國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受害者，<sup>60</sup> 但迄今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穩定而快速的成長，相對大幅提昇中國大陸人民與官方的自信心，人民認為中國已歷經百年滄桑，但現在經濟已有相當成就，故中國應該成為強盛的國家；<sup>61</sup> 而中國現今之

<sup>56</sup> Lampton, "China'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making Process," pp. 7~8.

<sup>57</sup> Lampton, "China'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8-making Process," pp. 20~24.

<sup>58</sup> Gold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p. 16.

<sup>59</sup> Evan Mediros and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82, Issue 6 (November/December 2003), pp. 22~35.

<sup>60</sup> 瞿強，「美日同盟與毛澤東的『一邊倒』決策」，牛大勇與沈志華編，*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頁 110。

<sup>61</sup> Zi Zhongyun, "The Clash of Ideas: Ideology and Sino-U.S. Relation," in Zhao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p. 227~228.



外交政策已將自身定位為崛起中的大國（emerging great power），並認為中國有其特殊利益與責任，胡錦濤或溫家寶對未來中國發展方向的相關論述亦透露此特色。

第二，決策者轉而關注現代化與經濟發展：自鄧小平進行經濟改革後，中國大陸開始逐漸褪去農業社會與共產國家的色彩，但為達成持續發展的目標，中共必須進行經濟體制的改革，並逐步開放中國大陸市場，因此現代化的力量與對經濟發展的需求將影響中共領導人制訂對外政策時的認知，<sup>62</sup>例如胡溫將經濟現代化設定為最高的施政目標，因此在對外政策與貿易關係方面，胡溫應會以維持經濟發展為最高指導原則，甚至在某些領域讓步。<sup>63</sup>

第三，維護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與其執政權力為近年中共外交政策的目的之一，<sup>64</sup>而目前學界認為經濟發展與民族主義已為中共執政權力合法性的來源，<sup>65</sup>故經濟發展實為驅動中共外交政策的動力之一，但由於民族主義亦為中共合法性來源之一，因此有時會出現中共外交政策與其經濟發展抵觸的案例，例如由於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情緒對日本追求正常國家的詬病，使得日「中」經濟互賴程度雖高，但並未外溢到社會、智囊與安全議題的交往，成為雙邊關係惡化的安全閥。<sup>66</sup>

第四，大幅參與國際建制，外交政策的操作更細膩：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成果，中共已無法自外於國際社會之外，故自 1980 年代初期以來便開始參與國際建制的運作，但早期或因自信心不足或對國際建制存有疑慮之故，其僅參與

<sup>62</sup> Chan,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67~68.

<sup>63</sup> Zhao,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p. 5.

<sup>64</sup> Wang, "Beijing's Incentive Structure: The Pursuit of Preservation, Prosperity, and Power," p. 19.

<sup>65</sup> 合法性（legitimacy）實為一個相當模糊的概念，目前學界認為隨著蘇共的瓦解與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成功，共產主義已不再是中共執政合法性的來源，同時 1980 年代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填補逐漸式微的共產主義，並成為消彌政治歧見的工具，故而經濟發展與民族主義實為目前中共執政權力的合法性來源，相關文獻詳見：徐斯儉，十六大前後中國政治改革的動向，丁樹範，*胡錦濤時代的挑戰*（台北：新新聞出版社，2002），頁 139；Zhao,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s," pp.1~33；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頁 317；高輝，*轉型中的中共社會主義*，頁 88。

<sup>66</sup> Michael Yahuda, "The Limits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81; Denny Roy, "Stirring Samurai, Disapproving Dragon: Japan's Growing Security Activity and Sino-Japan Relations", *Asian Affairs*, vol.31 (2004), p. 86.

國際經濟建制，<sup>67</sup>而近年隨著其經濟發展的成果與發展的需要，故其外交政策顯得更世故（sophisticated），<sup>68</sup>且亦大幅提昇參與國際建制的程度。

第五，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與外國直接投資數額的大幅增加雖使中國大陸成為東亞國際分工模式的中心，亦使中國大陸得以吸引鄰國的生產工具與技術，但目前中國大陸的經濟成就與東亞產業分工型態仍未足以使中國大陸成為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中心，且由於東亞經濟大幅倚賴美國市場之故，未來中國將在尋求成為東亞貿易自由化主導者的同時，又極力保護國內某些特定產業。<sup>69</sup>

國內學者林中斌日前在美國智庫 Jamestown Foundation 撰文指出，中共全球戰略的首要考量在於不惜一切代價地維持國內環境穩定，其對美合作、對周邊國家的三鄰政策、將武力作為兩岸統一的最終手段等政策均出自此考量，<sup>70</sup>例如由於國內體制不安全的考量，中共對其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爭議不惜採取退讓、妥協態度，<sup>71</sup>而由於國內經濟發展的考量其必須參與更多的國際建制以維護其現存利益，但這亦使得中共外交政策中的國際議題與國內情勢的界線逐漸模糊。<sup>72</sup>

## 2. 民族主義影響力高漲

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近十年來成為中共官方強而有力的政治詞彙，中共不但公開推動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發展，民眾也受到鼓舞或刺激，知識份子亦不斷反擊某些可能威脅中國的論述，例如文明衝突論、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並不斷攻訐美國提倡中國威脅論乃出於維繫現有霸權考量；最後隨著「中國可以說不」一系列書籍的出版，中國大陸民眾的愛國主義不斷高漲，從對 95-96 年台海危機的支持、對日本右翼團體，甚至全日本的抨擊、到 99 年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到誤炸

<sup>67</sup> 早年中共認為國際建制或多邊外交將使既有強權得利，且其將自身定位為帝國主義的受害者，故其相當排斥國際建制與多邊外交，詳見：Wu, "Four Contradictions Constrain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pp. 63~64.

<sup>68</sup> Mediros and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pp. 22~35.

<sup>69</sup> Hideo Ohashi, "China's Reg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file," in David Sha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90~91.

<sup>70</sup> Chong-pin Lin, "Beijing's New Grand Strategy: An Offensive with Extra-Military Instruments," *China Brief*, Vol.6, Issue 24 (December 06 2006), available on: [http://www.jamestown.org/publications\\_details.php?volume\\_id=415&issue\\_id=3951&article\\_id=2371724](http://www.jamestown.org/publications_details.php?volume_id=415&issue_id=3951&article_id=2371724)

<sup>71</sup> M Taylor Fravel, "Regime In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plaining China's Compromises in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2 (Fall 2006), pp. 46~83.

<sup>72</sup> Samuel Kim,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Globalization Challenges," in Iain Johnston and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pp. 298~299.

等事件，中國大陸民眾均藉由群眾運動的方式表現其民族主義情緒。<sup>73</sup>

而自 1990 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約有三個根源，首先為反應自鴉片戰爭以來不斷被打壓的歷史經驗，而認為中國應該、也必須成為強盛的國家，<sup>74</sup>此根源目的在於重新建造中國在東亞地區的光榮，例如 1990 年代中國大陸因西方的經濟制裁而起的反美民族主義；<sup>75</sup>其次為鄧小平政權針對所謂「分裂勢力」，以「追求統一」為基礎所創造的民族主義；<sup>76</sup>最後則是因應歷史事件而生的反日情節，此更與現實發展結合而形成糾葛難解民族主義情緒，例如中國大陸認為小泉不能以「反省歷史」、「祈求和平」為由，解釋其參拜靖國神社的舉動，其目的應在以強硬對華政策滿足日本政治大國的訴求，但亦使中國大陸人民不滿，<sup>77</sup>但中共的抗議反使未歷經二戰的日本人難以接受，造成日本民眾對「中」態度日趨強硬，不但成為小泉首相不斷參拜靖國神社的動力之一，<sup>78</sup>更使日「中」關係日漸惡化。

### 第三節 章節安排、研究方法與分析架構

#### (一) 章節安排

本論文的章節安排共計有六章，第一章為緒論，藉由文獻回顧的方式，整理歸納本論文的研究意識，並陳述本論文的研究方法、分析架構與研究限制為何；第二章為理論回顧，由於本論文透過新現實主義脈絡檢驗驅動中共非洲能源政策的動因，並從由體系結構的角度檢視為何中共近年以非洲為其能源外交的重心之一，最後藉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檢視中共對非能源政策是否為掠奪式的新殖民主義，故本章將回顧新現實主義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三種觀點，並建立更細緻的指標以檢視中共對非能源外交為重商主義或新殖民主義；第三章為中共非洲政策的變遷，藉由文獻回顧的方式整理自 1980 年代以來中共非洲政策的變遷，本章

<sup>73</sup> Zhao,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Pragmatic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pp. 66~68.

<sup>74</sup> Zi, "The Clash of Ideas: Ideology and Sino-U.S. Relation," pp. 227~228.

<sup>75</sup> 傅利曼 (Edward Friedman), 「中國國族主義：對美國利益的威脅」, Stephen J. Flanagan 與 Michael E. Marti, *人民解放軍與變動的中國* (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2002), 頁 111~112。

<sup>76</sup> Kornberg and Fau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Policies, Processes, Prospects*, pp. 37~40.

<sup>77</sup> 楊伯江、劉軍紅、徐學群, 「加快轉型的日本」, 陸忠偉, *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 2004/2005* (北京：時事出版社, 2005), 頁 216。

<sup>78</sup> Roy, "Stirring Samurai, Disapproving Dragon: Japan's Growing Security Activity and Sino-Japan Relations," p. 86.

目的在於回顧改革開放後的中共對非政策，檢視過去中共對非政策重心，並比較當前的中共對非政策面貌，進而凸顯中共對非政策的轉變。

第四章將非洲豐富的天然資產、「中」非的歷史淵源、中國大陸國內經濟發展需求、當前國際情勢限制與中共全球能源佈局檢視中共對非能源外交動機為何。第五章將藉由內容分析法，整理近年中共與非洲產油國家簽訂的協議、中共領導人出訪或接待來自非洲外賓的官方記錄檢視中共當前對非能源外交為重商主義或新殖民主義。

最後在第六章綜整本論文的研究成果與後續研究方向，並於最後列出相關參考文獻。綜合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本論文的研究步驟流程如圖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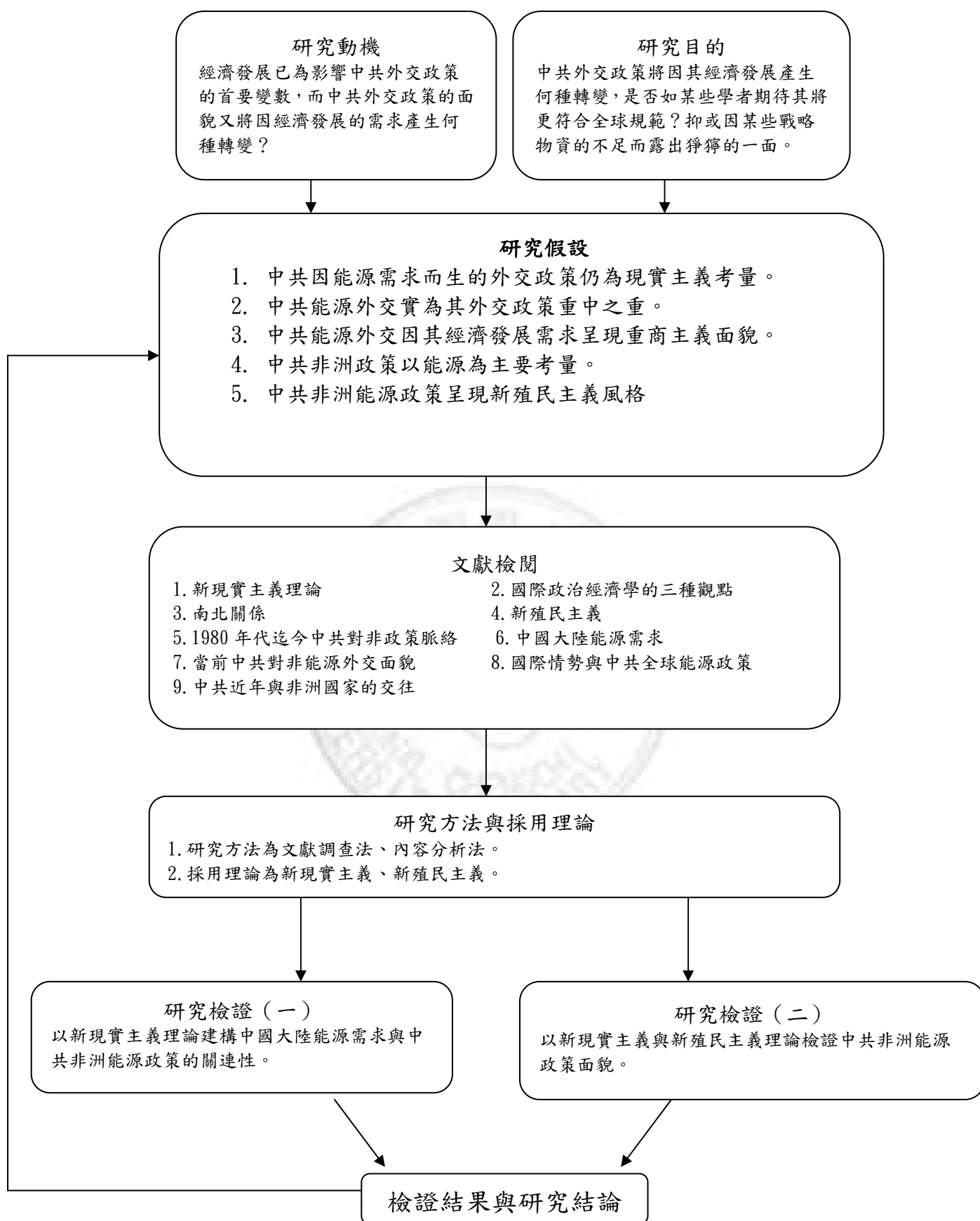


圖 1-1 研究步驟流程圖

## (二) 研究方法

在決定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 之前需先確定研究途徑 (research approach) 為何, 研究途徑是指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研究, 是出自於哪個層次、著眼點、切入點等, 去進行觀察、歸納、分類與分析; 隨著研究途徑的不同, 就有不同的概念作為研究分析的架構<sup>79</sup>。本研究將採取的是關聯研究途徑 (approach of correlation), 此乃由「面」的觀點著手, 假定政治現象必然具有其互動關連性為出發點, 著手觀察、歸納、分類與分析所有研究的特定事項,<sup>80</sup>

必須注意的是關連研究法很容易陷入變數之間根本不存在關連性、因果時序的錯置與虛假相關的謬誤等三種困境。<sup>81</sup>以變數關連性而言, 例如南美洲乾旱與中華民國總統大選結果兩者便不存在關連性; 其次因果時序的錯置意指在時間序列上, 假定的「結果」發生的時間早於假設的「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因果關係自然不能成立; 而虛假相關的謬誤 (spurious causal relationships) 則為關連研究法最容易出現的困境, 此通常肇因於對事實的實際觀察不足, 例如鞋子的大小雖與數學能力無直接關連性, 但隨著年紀的增長, 鞋子大小與數學能力將均提升, 故鞋子大小與數學能力兩個變數的因果關係實為假性, 兩者均受另一個更高階的變數 (年紀大小) 影響。

此外因變數與自變數的關係還可能有必要條件 (necessary cause) 與充分條件 (sufficient cause) 等不同關係, 假設 A 為自變數, B 為因變數, 則必要條件意指 B 的產生必然有 A 的存在, 但有 A 的存在卻不一定導致 B 的出現, 例如若要取得學士學位 (B), 修習大學課程為必要條件 (A), 因為若不修習大學課程 (A), 學士學位 (B) 不會憑空出現, 但修習課程 (A) 不代表一定拿的到學位 (B), 還必須選對課程並且及格。充要條件則指 A 的出現必然導致 B 的產生, 但除了 A 以外還有許多變數可能導致 B 產生, 換言之, 有 A 的存在必然導致 B 的出現, 但 B 的出現卻不一定是 A 的緣故, 例如缺考 (A) 將導致研究方法學期成績不及格

<sup>79</sup> 朱滋源編, *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 (台北: 正中書局, 2002年8月), 頁182。

<sup>80</sup> Earl Babbi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Thomson Learning, 2001), pp. 73~74.

<sup>81</sup> Babbi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pp. 75~76.

(B)，但要使研究方法不及格 (B) 則還有許多方式，例如曠課過多。<sup>82</sup>

本文主以關連研究法為研究途徑，假定中國大陸對非洲的能源外交政策的形成深受國內環境的需求與國際體系權力結構的限制影響，並藉回顧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新殖民主義等相關理論論述建構指標(相關理論詳見第二章)，除藉此檢證中國大陸對非洲的能源外交政策是否深受其國內環境需求與國際體系權力結構的限制以外，並檢證中國大陸對非洲能源外交屬新殖民主義或重商主義，與其對非洲政策的重心是否因此轉移。

鑑於變數之間可能有許多不同關係，本論文有必要先行界定自變數與依變數為何。由於筆者欲檢證的中心命題在於探討中國大陸的能源需求對中共對非能源外交的影響，並透過新現實主義理論檢驗中共對非能源外交政策形成的原因，故本文將中國大陸的能源需求作為自變數，而將中共對非能源外交作為依變數，並設定以下幾點研究假設進行中心命題的檢證分析：

1. **中共因能源需求而生的外交政策為新現實主義考量：**近年中共能源外交雖強調展開多邊對話、合作解決當前困境，但其強調多邊對話與合作的目的應為降低因能源需求接踵而來的批評與降低追求能源的成本。
2. **中共能源外交實為其外交政策重中之重：**由於能源已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故其對能源的追求應為中共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位階已高於對美外交或多邊外交。
3. **中共能源外交因其經濟發展需求呈現重商主義面貌：**由於資源的稀少性與中國大陸發展經濟的需要，中共對能源的追求實為重商主義型態，僅求確保能源輸入穩定，而不在于來源是否正當。
4. **中共非洲政策以能源為主要考量：**當前中共非洲政策的重心為能源與外援，二者之中應以能源為主軸，外援屬於工具性質，後者目的在於維繫與非洲國家關係以維持能源進口順利。
5. **中共非洲能源政策呈現新殖民主義風格：**目前論者多認為中共的非洲能源政策為新殖民主義，目的在於掠奪能源與原物料，無視非洲長期的發

<sup>82</sup> Babbi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pp. 78~80.

展與中共應有的國際責任。

本研究所採取的研究方法主要包含文獻調查法（Literature Survey Method）與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Method）等方式。文獻調查的意義在於篩選跟研究密切相關的各種資料，透過這樣的過程對於與研究有關的資料進行更周延的歸納與整理，以利後續的研究進行；<sup>83</sup>本研究在文獻調查法上將著重在蒐集中共相關政策宣示與文獻紀錄等一手資料，並輔以學界的研究，包括專書、論文、期刊、報紙、網頁等二手資料，為接下來的分析研究提供足夠的參考資料。

內容分析法的意義在於將參考資料轉化為可理解與運用的資訊（Information），以便由文字符號的運用中尋找作者或官方所欲透露的弦外之音，進而探索、歸納研究對象的行為意涵；<sup>84</sup>本研究將採用內容分析的方法深入探討經過文獻調查法所歸納跟整理出的資料，抽釐出研究所需的相關概念，並由此作為檢證研究假設的根據。

### （三）指標的建立

由於關連研究法本身可能出現必要條件與充要條件的問題，故亦需設立研究指標以論證自變數為依變數必要條件的關係，亦即目前中共外交政策的形塑實受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影響甚深，而非兩者僅為充要條件的關係。透過研究假設與文獻回顧，筆者羅列四面向十四項研究指標，並於第二章理論回顧中詳細檢視每項指標的理論根據，其指標內容如下：

第一面向的三項指標目的在於檢測因能源需求而生的中共外交政策是否為新現實主義考量：

1. **能源外交佈局是否為敵退我進：**中共以非洲為能源外交重心之一是否因為美國能源外交重心為中東，在無法與美直接競爭，又不願能源輸入受制於人，故以美國長期忽視的非洲為能源外交重心。
2. **外交政策是否受國內結構影響：**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聯接性和相互影響性不能忽略，而中共外交政策是否受其國內環境影

<sup>83</sup> 余炳輝等編譯，*社會研究的方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頁151。

<sup>84</sup> 呂亞力，*政治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1991年），頁134。



響？

3. **目的在於追求優於其他行為者的相對利益：**不同於自由主義追求全球的絕對利益，現實主義強調的是國家行為者將追求優於他國的相對利益，故檢視指標之三應為中共的非洲能源政策是否著重在追求優於其他國家行為者的相對利益。

第二面向的三項指標目的在於檢測中共能源外交是否已為重中之重，其指標內涵如下：

1. **美國對中共交往中非洲產油國家是否為負面評價：**過去咸論對美外交為中共對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但近年已鮮少聽聞中共官方以類似詞彙描述美「中」關係，顯示其對美政策的位階正在下降之中，故可藉由整理美國對中共交往的非洲產油國的評價，凸顯中共能源政策與對美外交孰重孰輕的問題。
2. **中共對非洲產油國家的援助金額是否高於其他非洲國家：**近年多邊外交為中共對外政策的重點之一，但若藉由比較中共對非洲產油國家援助規模是否大於其他非洲國家，應可凸顯中共對非政策的主要考量為能源。
3. **與中共交往中的產油國家的國際評價是否為負面：**近年中共極重視其在國際社會的聲望，藉由檢視與其交往中的非洲產油國家的國際評價是否多為負面評價，應可凸顯其能源外交的重要性是否以高於多邊外交與其對國際聲望的追求。

第三面向的四項指標目的在於檢測中共能源外交是否為重商主義範疇，其指標內涵如下：

1. **經濟活動目的在於培植本國國力增長：**重商主義為經濟民族主義的一環，其認為財富與權力的概念互通，企業的財富可以轉化為國家的權力，而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在於促進國家權力，而非促成國際社會的繁榮。
2. **視跨國公司為國內行為者：**重商主義沿襲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承認國家為國際體系的主要行為者，且其認為應盡可能地強化國內產業的競爭

力，換言之，其並不承認本國籍的跨國公司為國際體系的行為者，而是國內行為者，故國家需強化其競爭力。

3. **藉強化跨國公司競爭力達成目的：**重商主義認為應藉國家的力量保護跨國公司，增強其國際競爭力，並盡可能地防止其他國家行為者傷害其利益。
4. **不必然延滯地主國經濟發展：**重商主義目的在於藉經濟活動強化本國國力，並未強調造成地主國對母國的經濟依賴，且其乃藉由強化本國籍跨國公司競爭力達成目的，並未試圖造成地主國對母國的依賴，亦即其並不必然延滯地主國的經濟發展。

第四面向的四項指標目的在於檢測中共能源外交是否為新殖民主義範疇，其指標內涵如下：

1. **目的在於造成地主國對母國的經濟依賴：**新殖民主義的最大特徵在於承認地主國的政治獨立，但卻造成地主國對母國的經濟依賴，以達成掠奪資源、維持原有政治勢力的目的，故母國是否試圖造成地主國對其的經濟依賴實為檢視是否為新殖民主義的關鍵。
2. **視跨國公司為國際行為者：**跨國公司可能憑藉憑藉資金、科技等目標國急需的經濟秉賦影響地主國決策過程，其行為乃完全獨立於母國政府之外，僅在必要時透過國內政治的遊說，要求母國政府出面干預，故其應為獨立的國際體系行為者。
3. **藉干預地主國內政達成目的：**造成新殖民主義的三個途徑均強調干預地主國內政以促成地主國依賴母國，亦即干預地主國內政為新殖民主義創造環境的特點。
4. **必然延滯地主國經濟發展：**新殖民主義強調造成地主國對母國的依賴，以遂行其掠奪資源、維持原有政治勢力的目的，亦即地主國經濟發展的疲憊不振實為新殖民主義的必然影響，亦是母國的主要目的之一

#### (四) 分析架構

由於本論文的研究動機在於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需求對中共外交政策的影響，而研究目的在於以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能源需求為自變數檢證其對中共對非能源外交政策的影響，並建立相關指標檢證中共對非能源政策究竟屬於重商主義或新殖民主義範疇，故本論文的分析架構如圖 1-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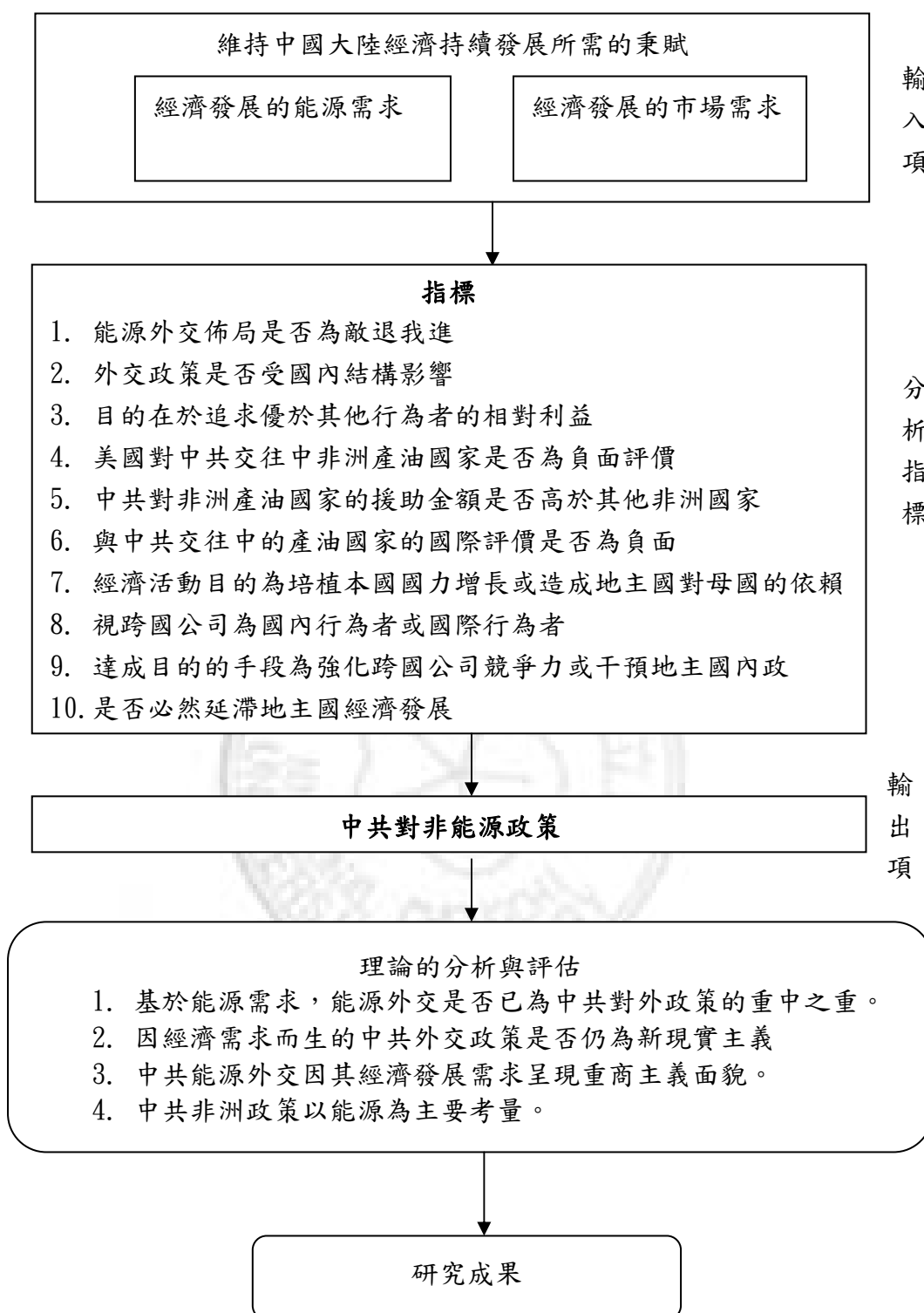


圖 1-2 分析架構圖

## (五) 名詞界定

### 1. 能源外交：以外交手段確保能源輸入穩定

能源外交意指無論是能源進口國或出口國，為保障本國能源安全，以追求最大的地緣經濟和國家利益，運用外交手段展開與能源出口國或消費國、跨國石油公司、國際組織和相關負責人進行交易、談判的外交活動，而能源外交也是經濟外交的一部份。<sup>85</sup>

進一步來說，所謂的能源外交係指一國政府、企業與個人為達到能源戰略目標所進行的一系列對外活動。其中，政府（包括國家領導人、外交、經貿、能源等政府機構）為能源外交主體，而外交部門通常為能源外交的先鋒，但在實踐上，企業、非政府組織與個人也是能源外交的重要參與者。<sup>86</sup>

換言之，能源外交的目的在於確保國家能源輸入源源不絕，參與者則以政府為主體，但企業、非政府組織與個人也是參與者之一，而其手段則僅限於外交手段，並不包含武力征服在內。

### 2. 非洲

單就地理形勢而言，非洲大陸共有五十三個國家，分別為埃及、利比亞、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貝南、布吉納法索、維德角、象牙海岸、甘比亞、迦納、幾內亞、幾內亞比索、賴比瑞亞、馬利、尼日、奈及利亞、塞內加爾、獅子山、多哥、茅利塔尼亞、安哥拉、波札納、剛果民主共和國、賴索托、馬拉威、模里西斯、莫三比克、納米比亞、史瓦濟蘭、南非、席塞爾、坦尚尼亞、尚比亞、辛巴威、馬達加斯加、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共和國、葛摩聯盟、赤道幾內亞、加彭、聖多美普林西比、索馬利亞、吉布地、厄利垂亞、衣索匹亞、蘇丹、肯亞、坦尚尼亞、烏干達、盧安達、及蒲隆地等。

而中共官方則將非洲區分為兩大塊，一是西亞北非國家，包括中東地區與埃及、利比亞、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等五個非洲國家，其他國家則劃歸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傳統上，中共外事系統指涉的「非洲」意指撒哈拉以南

<sup>85</sup> 鄭羽、龐昌偉，**俄羅斯能源外交與中俄油氣合作**（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頁 65。

<sup>86</sup>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全球能源大棋局**（北京：時事出版社，2005），頁 32。

非洲國家。

雖然中共外事系統僅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視為非洲國家，但本研究為凸顯中國大陸對非洲能源外交的整體性，故本研究指涉的非洲為包含西北非在內的整個非洲五十三個國家。

## （六）研究限制

### 1. 僅研究能源因素對中共外交政策的影響

本論文的研究動機雖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需求對中共外交政策的影響，但綜觀維持、強化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需求的稟賦至少包含能源的取得、市場的擴大與科技的提升三種不同變數，三者之中又以能源一項急迫性最高，同時限於筆者研究能力所限，故僅以能源案例作為研究對象。

### 2. 時間限制：主為 2000 年後之中共對非能源外交

由於本研究欲檢證的命題為中國大陸能源需求對中共對非能源外交的影響，而自 1999 年開始，中國大陸方大幅進口非洲能源，故本論文的研究時序為 2000 年後中共對非能源外交。

### 3. 範圍限制：僅探討中國大陸對非洲能源外交

目前俄羅斯、中南美洲、中東與非洲均為中共能源外交對象之一，但鑑於研究能力所限，本論文僅討論中共對非能源決策，而不比較中共對俄羅斯、中南美洲、中東、非洲的能源外交異同，藉此凸顯中共對非能源政策的獨特性或重要性所在。

### 4. 能源外交的討論以石油與天然氣為主

中國大陸能源的輸入雖有諸多種類，而近年中國大陸能源進口以石油為大宗，但由於石油與天然氣的產地幾乎完全一致，且過去能源外交的文獻顯示，石油與天然氣難以分割討論，故本研究指涉的「能源」乃只石油與天然氣兩者。